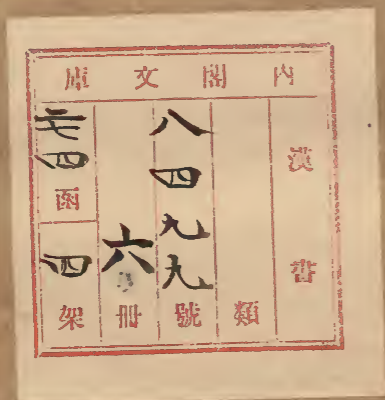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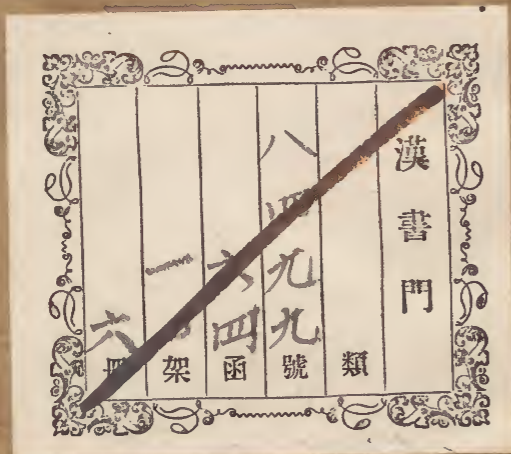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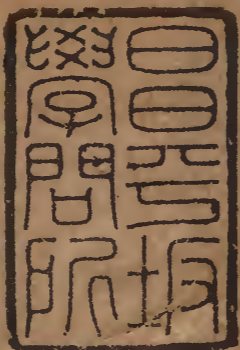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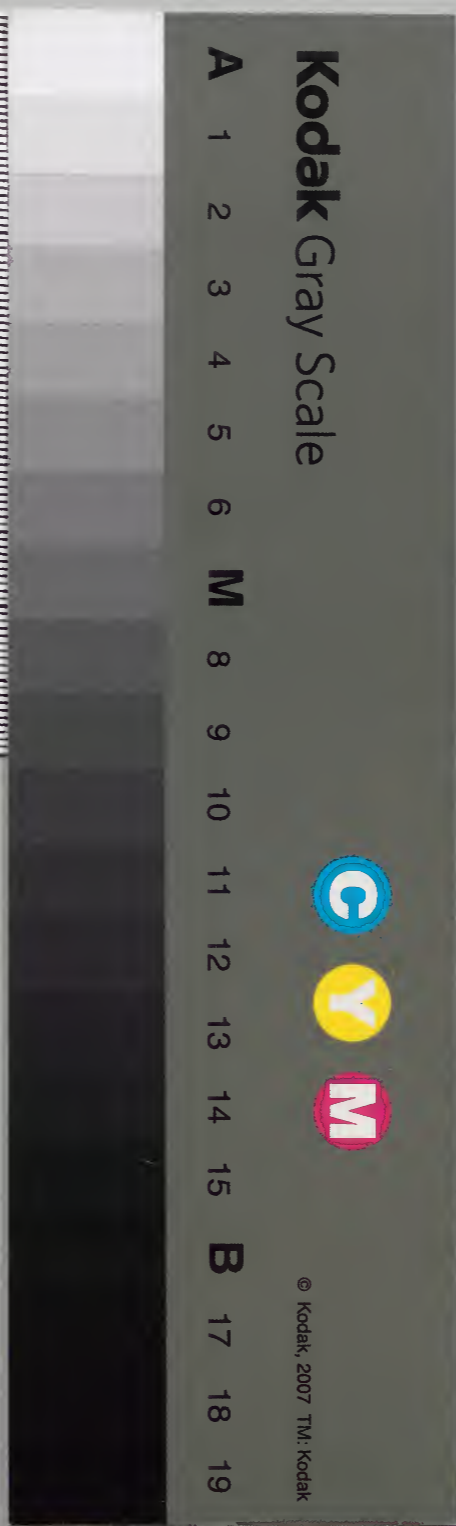
學庸說文

七八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99
冊數	6 (4)
函號	274 5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學庸說文卷之七

中庸

學庸說文卷之七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陸稼書曰此言道無不在以申明不可離之意所以歸之君子

者以君子為能體道也其實章內只就道言不就君子身上言

語類問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如何曰形而下者

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

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見聞所及故曰隱

按武曹謂朱子此條以費隱皆形而上者乃其定論語錄中又

有一條謂費是形而下者必記錄之悞愚謂費雖未便是形下

然是道之見於事物者就其粘帶事物處而言則即謂之形下亦可朱子所謂這箇也硬煞裝定說不得須是意會者是也即看上一條謂形下中有形上者行乎其間而無物不有則費原已帶物說並未鑿定形上下又獨揭形上者為隱意更分明武曹於而字一折自欠體認耳是費只是形未便以上下言而上方是隱而下乃是鳶魚互見十二卷按無物不有物即是形而下者理見於形下之物中故理即在物上見而非竟謂物即是理故物可見而就中形上之理仍不可見也蓋理本形上只與形下之物一離一即便為一費一隱耳硬煞在形下說則形下是物不是理硬煞在形上說則形上又是隱不是費蓋才說形上便已無形而不可見矣所謂費者復安在耶體得朱子意會字透知講家諸說揔未圓融

按樂兒謂隱即在費中故下數章都只說費而隱之意已見非有兩片可分也愚謂隱正是費之妙處蓋若有迹可見則已囿於形器而不能流行遍滿於天地之間故曰物則不通神妙萬物乃講家多謂隱是天命之性費是率性之道此則未發已發時候各分一流地頭亦別非即費即隱之理矣朱子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為隱以和為費一條足正其悞况此費字無所不包天地有憾豈人身之性道所可括得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于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按朱子謂當初何不道衆人之愚何爲說夫婦是必有意竊意夫婦乃人道之始爲地最近故易家人本兼父子兄弟而彖辭止云利女貞彖傳亦先言男女正誠以位內位外爲禮義所從出故也道不越乎日用飲食正夫婦之所倡隨而其理者故朱子書中庸後有庸言庸行乃夫婦所知能句可知此云夫婦正是此意若形交氣感之事雖異類亦優爲之乃史伯璿謂愚不肖之夫婦他事無所知能而獨知此能此則雖愚不肖亦不應頑劣乃爾禦兒又推高其說謂此爲天理之極大極微處戒懼慎獨正於此下手則又非聖人不能與知與能矣渠蓋因居室之間句別生異義不知此四字本非衽席之比朱子儀禮通解內則條下以爲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是則居室自是何事而乃以形交氣感當之耶內則中會有此語耶

按罕皆謂夫婦知能只合舉倡隨之大概言其說是矣乃又云若論其極則陰陽妙合細縕化醇天地亦離不得此理故章末直對舉以包括中間則仍叅和史氏說矣其解末節則云化起

陰陽倫生男女其爲此理所造端固屬無疑卽下濟上行天地亦自與夫婦一貫但如史氏以交感爲言則是氣上事而非所以言道之費耳不知若以交感爲氣則下濟上行亦何嘗不是氣若以理言則男女構精亦何嘗不是理也駁史氏者多詆其猥褻愚謂細緼構精聖人且筆之於經有何諱忌但經文自有本義論知能者定皆日用倫常之事不應舍此而別尋異義也語類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

語類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爲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原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按須學則便有學不盡處

禦兒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不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會闕少然道却自不喫聖人知盡真是費也

按不是愚不肖有知能之才只是道不遺於夫婦不是聖人未盡知能之量只是道不窮於聖人兩邊說來費字意已見

蔡虛齋曰天能生覆而不能成載地能成載而不能生覆便見得天地雖大於道亦只各得其一隅必兼覆載生成方爲道之全體耳憾只是未足他意惜其猶有未盡也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亦是有不足他意蓋天地雖大亦形而下者也終不免囿於氣數道則形而上者故天地猶有可憾處按岱雲謂聖人天

地一落稟質便有限量語亦簡要可與形下意參看。

按就道中統言之便是大分言之便是小本非截然兩件或問將大小分承天地聖人愚夫愚婦是就經文段落上體會而得許石城謂莫能載卽是莫能破之渾淪磅礴處莫能破卽是莫能載之精神貫入處理極圓融但論上脉則當從或問耳至語大語小自是就君子之道而語其大小或問竟謂是君子語道却不可從。

按地能載物天又能包地究之天地亦道之所體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也誰復有更出其外而載之者道若有空隙未到處可別設一端以入乎其內便卽破而爲兩乃倫常日用之理既有大綱復分細目以至出入動靜至纖至悉之處皆密匝匝地排砌充滿不留些子空罅誰復有更入其內而破之者說叢謂凡物有二故可載可破若道則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又安得載之破之耶。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鷗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語類問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愚按所以飛躍之理見於可見之鳶魚此便是費鳶魚之飛躍可見。

而所以飛躍之理終不可見此便是隱離即看來總是這箇新安陳氏曰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舍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非是也與子在川上之意同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

按費雖是道却粘帶事物說故朱子屢用所以然字言所以有此事物者則理之隱而不可見者也若云理上更有所以然則須一轉非而字即費即隱意矣要知隱即是萬殊中之理不可見聞觀語類謂鳶飛是費魚躍亦是費而所以為費者試討箇費來看此非朱子認氣為理正謂費是理之見於氣者故可用所以然字轉入理之隱上去耳皆將費隱分作當然所以然則當然即理所以然又追上一層反似一流看成一源矣聘侯解此理之用句謂此理便是體化育流行上下昭著乃其用耳所以然者即理非此理外更有所以然也此最說得精融

按粗心人看詩詞只是氣上事善會者謂是鳶則自飛是魚則自躍是飛自戾天是躍自于淵不離乎氣正已不止於氣矣可見之費在此不可見之隱亦即在此飛躍是氣必飛必躍處使是鳶魚之理禦兒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濶此又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喫緊為人活潑潑地也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學庸說文 卷一
結上文

禦兒上面都是將道理攤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此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幹補密實無少缺欠其着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今人開眼便止見得夫婦天地兩頭便嫌總結上文複疊無味於是力主責重君子體道工夫也只是無聊之計耳

李岱雲曰分明是說道造端夫婦察乎天地而講家竟說成君子造道始於夫婦其終察乎天地矣即道之造端至察原不可認煞只因上文有夫婦與知能天地猶有憾故此處下造端至察字以結之時解竟似道有起止矣且上文不止說夫婦天地中間還有聖人推之又有鳶魚即章中亦是約畧指點未說得盡故用兩乎字一及其正欲於章中已及未及包括盡致耳

按夫婦爲人倫之首閨門爲王化之原此最是切要處故語道者造端於此非真謂道始於夫婦也察乎句虛齋以發育峻極言是就天地本位說聘侯謂大孝數章都是察乎天地寔境聖人禮樂刑政經綸參贊等事皆在其中止言氣機翕闢者偏也愚按語類亦以察爲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聘侯說自爲該備且令本節分領得費小費大六章意脉起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按道不可離是說道自不可離故始言中和以道之統於性情者明之此又推言費隱以道之塞於天地者申之俱未及君子

體道之功也。禦兒謂道不遠人章。就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直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自章末接上誠字。開出天道人道爲下半部。中庸張本方是體道不離之實。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按此於此一支理脈最分明。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按道既極其費。則人身卽皆道之所體。不遠云者。猶言造端夫婦。而可以與知能也。饒氏謂上章說道費。恐人以濶遠求道。故此在不遠上說。却非本旨。蓋此支以費隱爲提綱。則前三章自應語小。後三章自應語大。而鬼神章則兼言之。以爲樞紐。問政章復兼言之。以爲歸宿。章法固應爾也。其以君子聖人言者。在本章則言君子聖人之盡道。論全旨却是言道極其費。而可以爲君子聖人之所盡。此中自有賓主。直至問政章末。方正說體道不離之功耳。

陸稼書曰。自伐柯以下。章句取張子正蒙之言。分三節。各自一意。近日講家謂三節相承。重在違道不遠句。伐柯節爲忠恕發端。丘未能節則詳言忠恕之事。強爲牽合。殊欠自然。愚謂講家若解知道不遠人句。是主腦。總以申明道之費。則自須各項臚列。不至着意矯揉。反併作忠恕一項。自背經意矣。

集解上為字猶言行道下為字猶言謂道遠人是務為高遠如索隱行怪一流若後章大孝達孝等事乃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不得謂之非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惑問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耳

語類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將

學庸論
卷一
九
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個道理無有不足故耳

王罕皆曰章句引張子以衆人望人語正與首節衆人之所能知能行相應衆人乃普衆之稱蓋道無二致而人之分量不齊則君子之所以治之者亦異其改其止要自各因乎其人之分耳卽如均之爲孝有大孝有中孝有小孝總之改其不孝卽便爲孝非謂不必其人之大孝而輒止亦非謂必俟其人之大孝而後止也胡雲峯謂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雖亦似泥然未爲非是史伯璿大反其說至謂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改非畧改而不必止於至善之謂孝未至舜便是子道未盡如是則君子治人終其身無可止矣此論似高實謬

禦兒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本也卽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只爲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譬之言孝則我與人同該孝者然其所以孝則甲之所行不可以施之於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孝乃所謂道不遠人按或問語類所論義極圓足罕皆兼說到資稟不齊因材施教禦兒推說到境地不一隨分自盡皆足補朱子所未及故併錄之
禦兒以人治人言卽以其人之道治之耳不加道字是文法偶爾非謂必不可以道治之也必欲提闡不是以道治人則是異學要去理障而所謂以人治人者亦并非聖人之以人矣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輯畧程子曰忠體也恕用也盡己爲忠如心爲恕或曰曾子說出忠恕二字子思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謝氏曰猶形影也

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須是十爲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人按玩三反五折句可知推處是何等着力若非費盡真心如何能推得過去無忠做恕不出只此可想

按道本實而無妄忠則反其浮僞之心而力以盡之尙未是肫然至實處道本虛而至公恕則破其私吝之意而力以推之尙未是廓然大公處故與道未便合一然去其妄自可存其誠通其間自可得其合此正是盡人合天之學故忠恕雖勉然之功要與自然之道相去不遠也又忠以盡己而所盡者未必悉符乎天則之安恕以推己而所推者未必悉協乎事理之極此亦是與道尙隔一間處

按人若無盡己之真心則私吝日萌安能推己此忠在恕先而立之本者朱子所謂方忠時未見得恕也行恕者真心實意體驗於人己之間而不敢苟焉以自欺此忠之體乎恕中以致其用者朱子所謂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也語類云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兼此二意其理始盡

按忠只盡己之心不論平日臨時持己接物只他盡心處都是忠恕則只就接物一節言之而就此接物時則全心之忠便已畢注於此以恕本如心而出也實心不願是所推之已無不忠實心勿施是己之所推無不忠故章句合言之曰忠恕之事固不得謂兩句只是恕亦不得將兩句分作一忠一恕也

王罕皆曰道是人心公共之理惟道不遠人故人心本無間於己此推上一層義惟不遠人以爲道故己心務推及於人此爲忠恕本義須實從人已分上勘出爲道不遠又實從爲道不遠

上透出道不遠人語意方有歸宿若但泛講忠恕與本旨何關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認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

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樂兒上四段自責未能，故章句用反之，以自責而自脩。東住下半節是美君子以爲法，故末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繳清。

集解節首便說君子之道分明，有一慥慥篤實之君子在胸，日思效慕而不可得，所以歷數未能。下便接說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逐層嘆想，直趕到胡不慥慥爾，才用倒裝文法，兜住首尾兩截，正自神廻氣合一，徃情深。

按稼書謂夫子雖未嘗爲君而有臣，然凡卑之於尊，僕之於主，皆有臣義。愚謂子臣弟友，雖指人說，然自在虛實之間，不必定是夫子之子臣也。着意却在一所字，包有倫紀中無數義理在。按四者止人倫之事，聖人豈真未能然？故爲謙辭。聖人亦豈應作虛語？總由聖人德脩日進，見道愈精，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則實有畢生所未易盡者。語類云：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此最形得未能意透。

朱栢廬曰：施報之理，非所用於君父，兄惟朋友合講。施報然必待人施，然後爲報。人人如是，誰爲施者？故先施當自我始。倘如是以施之，而友不我報，我更不復施。則前日所施，乃是滿懷望報，非君子之用心也。君子自看得先施爲友道之當然而已，故不曰交友而曰先施未能。

周聘侯曰：庸德之行，語氣緊與有所不足句貫注。若移之字於

行字下便毫釐千里矣有所不足亦自行者心中自覺得如此此中消息最微下句亦然。

王觀濤曰謹者擇其可既是子臣弟友之道如何有不可者蓋不能行而徒言卽不可也此不是要擇其可者言之正是務戒其不可者不言也主戒虛意方切謹字。

按行則愈見其不足謹則愈見其有餘兩不敢先就分頭處精神震悚以見其致力之精有餘正以行之不足而成不足正以言之有餘而見兩顧字追到合併處管攝深嚴以見其用心之密步步鞭辟向裏直寫得君子心力無一毫放鬆處神明無一毫浮動處慥慥篤實意境蓋如此也章句則言顧行矣二句原亦就心上說而講家乃悞認作上二句之成效斯失之矣。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按總註要收轉費隱因將本章句語有可與費隱章卽合者隨意點綴此朱子文例正與承上章大知而言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同若泥看則彼章之不能豈倫紀間事乎此等處正須善會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按素字與下素富貴之素同是見在意而此在其位之上則又是活用故章句下一因字直走全句但素字尙虛行字方實耳李岱雲曰註中因上句行字故下爲字因下句願字故下心字

其實下句不在上句之外。君子只一素位而行便了。不願乎外。是就素位而行之心。一指出之。非行是一箇心。又是一箇兩句各義也。下兩節雖係分註。然次節數行字自重而無入不自得已。關切在心上。三節數不字固是不願外實疏而正己為不求之本。則尤重素位說矣。知下句縮在上句之內。則兩節分註正是合註也。愚按此解是從註中一但字得之。罕皆則云上截白。是主句。但上句之義須更以下句足之方盡。二說正宜參看。按人不知位中有一成之義。則心為形役而多事。妄求人不能盡其位之所當為。則心有暇時而動多。馳騫故素位而行自可免願外之弊。然亦有為所當為而念慮之微。仍不免於出入者。無論營求分外。即修德期報。亦便是功利之私。學者一有此心。便足分其盡道之力。而所謂素位而行者。亦且虛而不實矣。故兩句合看。又當分看也。

王罕皆曰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誼中何必無功利。并此不謀不計。才是不願實地。不願盡頭。須合下斬釘截鐵。如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方是若但云在外者不可妄求。不可必得。猶是下一層說法。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輯畧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

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游氏曰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君子盡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

蔡虛齋曰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非謂苟免而從俗也有道存焉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卑皆謂此則富貴貧賤須實盡富貴貧賤之道可知大全陳氏黃氏以舜之衿衣鼓琴為行乎富貴飯糗茹草為行乎貧賤此只說得富貴貧賤耳於行字何曾踴實故朱子以呂氏之言為慙實有味

蔡虛齋曰問入是入此四者之中否曰入字濶上四事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焉卑皆謂即四者之中所處之位亦儘不一故以無入不得包括之

按人心為境所累便時見其不安行素則止知有道故游於虛而物不能傷也人心漫無所守亦反見其不適行素則道無不盡故履於實而動無不愜也稼書謂於位所當盡之事無絲毫欠缺則方寸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識得此意即憂勤惕厲正與自得不相妨非任運自然之謂意最發得確實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樂兒怨尤病根總自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盡己念頭一鞭辟



向裏則內邊自有汲汲處外面無非坦坦處故曰無怨無怨下
又加怨尤二句正為願外者搜根剔骨將怨字萌芽斬盡無字
全體光瑩乃見不願盡頭

王罕皆曰陵援自願字生下從陵援醒出求字陵下求其順已
也援上求其庇已也又從求字生出怨字怨生於求之不得也
怨求下又找出怨天尤人皆是申足願外意中間揭明正己作
巴鼻可知君子惟仰不愧天故上不怨天俯不忤人故下不尤
人與上文無不得仍是一綫相銜故章句於首節雖用分承而
意理自為一貫

按五不字固是實疏不願然語意輕重歌側聖賢自無復沓語
也首四句是不願之面正己字頓出主腦着意鞭辟向裏而字
順筆拖到不怨却不着力故下又推出天人二句與無怨句虛
實相足通節用意之精用筆之動全在正己一頓而字是順拖
語非折轉語也禦兒謂正己又要不求不求乃見正己之盡却
非語意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
不當得而得者

王罕皆曰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易險只在理欲上辨取不在境
界上區分合做底便是平地不合做底便是險途君子於位之
所在盡其在我心安理得雖造次顛沛處之泰然此便是易小
人逐物外馳即處順安常終日營營亦隨地坑塹豈不為險居

易未嘗無得福之理然君子初無求福之心故曰俟命行險有時獲濟似亦其命使然特幸焉而已并不得謂之命也

按居易又俟命初非爲求福起見居易才俟命可知非任運自然也居易是俟命中實學俟命是居易中純心要之以此爲居則心逸日休便有俟字氣象在是二是一以字正可分合看之朱栢廬曰幸字只可加於小人蓋君子雖極安富尊榮都是分所當得小人卽極危難不堪也是他自己作孽所致故君子無幸但有不幸小人則但有幸而無不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
工壽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按畫布二句本鄭註鄭雖云正鵠二鳥名要止取其名義非謂侯中有鳥形也天子之侯方廣丈八尺參分其一以爲的應方廣六尺賓射則張布侯的中中二尺畫朱外繞以白次蒼次黃次黑盡的而止的外飾以雲氣盡侯而止謂之五正言五采也大射則天子張三侯分用虎熊豹皮飾於的外謂之皮侯卽以其皮爲的綴於中六尺間似鳥之棲故云鵠也惟息燕張獸侯始畫熊麋等形於設正鵠之處若賓射大射時則正者正也止取內志正之意鵠者直也止取外體直之意悞認作鳥形不得吳因之曰反求於身之中是卽所謂素位也不求諸身之外是卽所謂不願也

蔡曦伯曰射者必反身非直空空不尤人而已素位必盡道非

直空空不願外而已與不怨勝己意無涉。

禦兒聖人絕大本領止得一箇反求從人所不見不愧屋漏直

到無聲無臭上事更無別樣方法蓋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步

着實處處精細與世間走空闕捷之學真是天淵。

王學皆曰子思自以君子之反求諸身結通章大旨而適於夫

子之論射得之章意與節意須說得賓主歷然。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

陸稼書曰君子之道道字即道不遠人之道存疑謂是進為之

道者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方言進為之道耳。

王罕皆曰書旨重在兩必自然須在行登上着眼則必自之旨

自見蓋以道言則遠邇高卑何處非道以得道者言則無遠無

邇無高無卑亦頭頭是道而就造道者言則行遠非即遠登高

非即高必自邇必自卑行一程又一程登一級又一級卑邇在

是高遠亦即在是矣困學錄云道有高遠用力處只有卑邇就

到極高遠處只有一間未達此一間未達處尚是卑邇所見極

高極透。

按下學上達自是遠邇高卑之大分然推行之妙正在離合無

定處見蓋眾邇之積方成其遠眾卑之積方成其高而未行之

邇遠即在是未登之卑高亦在是故做得一步卑邇便已是一

步高遠及到得一步高遠則現前又仍只卑邇而所謂高遠者

更別有在其間宛轉關生步步引入勝所謂自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

格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按順親雖止庸行之常然對妻子兄弟而言則上面事便是高遠下面事便是卑邇末二句須是貼定上文句句唱嘆仍只句句縮住方使下節其矣乎三字有足此通彼不相及而忽相及之勢此自字之妙也講家說末二句多似另拖一截已為侵占地步失却下節言外有得之神而岱雲反謂由妻子而推及兄弟由妻子兄弟而推及一家層層都有漸進之意則父母一層直可不必多贅而於詩詞語意亦不勝矯揉矣

按室是夫婦所居存疑將宜爾室家句分貼兄弟覺未妥帑是子孫原不必緊貼夫婦一邊卑皆只渾承上文一氣傳出謂如鼓瑟琴和之至也和樂且耽樂之極也宜爾室家樂爾妻琴一門之內融融至至和氣薰蒸無不宜也無不樂也但將詩中景象唱嘆一番下文父母其順已宛然欲脫於口此解最為得神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樂兒高遠卑邇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高遠却即在卑邇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遠邇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騫高遠此素位章義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處說此章却就卑之於高邇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



盡處說着力在首節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為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趲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在卑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說詩做箇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按乾坤定位六子成能天地間作為運用皆此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變化出許多人物賈誼賦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最形得功用意出

按語類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此解迹字最妙蓋天地能造無為有春夏之陽舒奮發便是造的迹天地能化有為無秋冬之肅殺嚴凝便是化的迹謂之迹者以有陰陽消息之可驗也

按稼書云迹字指能屈能伸者言非謂有迹可見者武曹因謂



於氣之往來屈伸者見之句須善會不然恐礙了不見不聞此
稚拙之見也朱子直云風雨露雷日月晝夜此造化之迹是豈
尚不可見聞者語類賀孫所記一條亦以迹可得而見何又云
視之不可見爲問朱子云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最妙譬如
圍爐密室爐火可見而煖氣之蒸滿一室者終不可見只看魚
游水中水在魚身外周圍更從魚腹中穿過魚則仍若空游無
所依不見有水人周身內外皆天地細縕之氣所充塞然只見
世間空濶無人悟得地上皆天身在天中出入者楊涼荀子注
者皆是知可見之迹仍是不見不聞善會者乃自得之也能屈
能伸却是良能之理豈迹之謂乎

按朱子謂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
措置此解良字極透蓋伸到極處則一陰自生屈到盡時則一
陽自長其中當然而然並無乖錯自然而然不假安排此化工
之妙所謂良也但二氣之鬼神是就對待者言一氣之鬼神方
是就流行者言今朱子解爲屈伸之良能自是一氣上事而張
子乃謂之二氣者細按正蒙本文則良能句後接云天道不窮
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方知張
子原是說流行却就一氣中將一屈一伸截作兩段而謂之二
氣耳陰之靈陽之靈是劈分之二氣良能止是截斷之二氣乃虛齋謂程子之說未見鬼
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
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亦思對待之
鬼神上如何說得箇良能字良能便已是說一氣而自來無不

憤憤者所以一言必究其歸也

按朱子陰之靈二句方是正言對待之鬼神其謂之靈者是論鬼神者指其靈處而言非真謂天下有不靈之陰陽而另有一靈者以運乎陰陽之中也如日是陽神月是陰鬼非止言其形體乃是就所凝聚之陽精陰精而言即易所謂日月之道之貞明者其實陰精陽精何嘗在日月之形體外也其在人身則氣屬陽而氣之精爽者為魂為神精屬陰而精之神明者為魄為鬼其實精爽神明亦何嘗在人身精氣之外乃次崖不得其理竟謂日月寒暑之往來只是物而為鬼神之所體者其所以往來者乃鬼神也虛齋亦謂日月寒暑春夏秋冬皆鬼神之傳舍試思除却四時日月何處別尋體物之鬼神今反以四時日月為物謂須有鬼神以體之不善讀註悞乃至此至陳北溪謂靈只是屈伸往來恁地活爾此則又是流行鬼神分上事正朱子所謂良能是其靈處者此處靈字却又不當作此解

按對待之鬼神無刻無之所謂流行之鬼神即流行此對待者

耳如兩儀則天是神地是鬼五行則水木是神火金是鬼此就序言若論其行之序此對待者未嘗一日無也而春夏則兩儀

五行之氣皆至而伸而謂之神秋冬則皆反而歸而謂之鬼此

即是一氣之流行矣氣之英者為魂體之精者為魄人身亦有

對待之鬼神然陰精陽氣自少至壯而皆日趨於盛則魂魄之

伸而神也自壯至老而皆日趨於衰則魂魄之歸而鬼也故曰

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乃虛齋謂此章以流行者言不以對待

學庸說文 卷七 三 身香亭

言則亦思除去對待之鬼神將更流行何物耶

按易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即魂魄之說也今人直以形體為魄不知魄是精血之靈明處魂雖是氣亦微有精粗之別蓋氣之精爽是也初孕時父精母血凝而為魄至數月後陰精漸實而生陽腹中能動此時方始有魂魄主動主散魄主靜主收人之能思量作用者魂之為也能記事者魄之為也故先儒以口鼻之噓吸為魂緣噓吸是氣之運用故耳目之聰明為魄緣聰明是收外間之聲色故然鼻之知臭口之知味其翕受處則又是口鼻中之魄眼眶耳竅時有煖氣冲融其間則又是耳目中之魂蓋魂魄總相附而行不容有一支一節分屬之理此即二氣之對待者但少壯時氣至而伸精魄雖具而專於發揚則以魂為主此時之魄為鬼之神而魂則為神之神矣

至年老而衰魂氣雖存而歸於消縮則以魄為主此時之魂為神之鬼而魄則又為鬼之鬼矣此即一氣之流行者到得將死則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陽氣本天故曰於天要只是游散之謂耳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陰精本地故曰於地亦只是歸於陰靜耳魂魄是人身之鬼神煞有精義朱子言之甚詳因段落繁碎故撮其要而通貫之庶簡而易明爾

按天地之化無一息之停刻刻消散另又新長出來此中有大德敦化意在故曰盛也即如燈光看似一箇定象然亮光纔起便即炎上纔上便成黑烟其常明者乃是亮光刻刻抽添唯油之注而不竭故根本盛大於此可見竊謂日月雖有定象其光



氣之聚散亦是如此海潮至沃焦而消盡長者另是方生之氣故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佛氏輪迴之說只是小看了天地人死則氣已散盡安能復伸大化生生不窮亦何藉乎已屈之氣故朱子謂燈滅復明非前燈也花落復開非前花也伯有為厲是精多用宏兼又強死氣尙未盡理應有鬼先儒論之詳矣但天地之大怪奇恍惚何所不有張南軒硬不信鬼亦正是小看了天地只怪者特其偶耳朱子謂人死亦有托生者此是朱子胸次之大文謂神仙日久亦有氣盡時此是朱子

識力之精昌谷詩幾回天上羣神
仙是奇思却是至理

按王觀濤謂鬼神之為德只是鬼神之為鬼神語太寬滑若竟指實理則立言有序自應先說箇大槩而後揭言其所以然也故朱子以性情功效貼之功效即功用是氣上事性情近似良能已帶理說蛟峯方氏謂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語極明晰愚謂性情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功效如火之會熱水之會冷皆是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或問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

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語類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

語類只是這一箇氣。八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

語類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時。見一身只是一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

按註中陰陽是對待之鬼神。合散是流行之鬼神。陳新安謂陰陽之合爲物之始。陰陽之散爲物之終。最爲明晰。

按通書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本只言理與氣之分。竊謂鬼神與物。亦可如此看。鬼神若有形聲。則已爲形聲所囿。而自爲一物矣。安能體物。故惟無形。斯能形。形惟無聲。斯能聲。聲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按語類謂上二句是性情。下一句是功效。竊謂性情原只在功效中。不分說。亦得。蓋如春氣至而草木滋生。秋氣至而草木黃落。究之草木可見。而春秋之氣不可見。朱子謂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蓋卽此功效上。便自不可見。聞不必分出性情。另做一項說也。王篤林謂三句一氣讀。不見不

聞與體物不遺不是兩截卽是體物處無可見聞斯得之矣

按王罕皆謂物字兼名物事物二義二十五章誠者物之終始名物之物也不誠無物事物之物也此處以名物言則鬼神爲造物之精英以事物言則鬼神卽人心之精爽都自闕遺不得兼此起義則後文誠字實理實心一齊都攝今人每遺却事物一邊恐非中庸立言之旨愚謂事物之物原是人鬼神所爲王說誠爲有見但立言自有次第此二節尙只在造化功用上說生人生物都是陰陽合散所爲不應幹進一層兼說到人之作事是人心之合散所爲也下二節從鬼神上廣爲推說亦只推得到祭祀屋漏之鬼神此處如何便說到人事至謂此章誠字兼起實理實心機脉似細然正非中庸立言之旨也說見後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克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語類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謝氏說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

按此節重一使字但自來未有能言其理者饒雙峯謂使字最

好看見得他靈處。然人死則氣已散盡。未必真有精爽先來逼人也。有謂霜零露濡便是鬼神。足以動孝子之心。便是使處然。霜露是陰陽之氣。與祭祀之鬼神亦尚隔一層。愚謂無因之涕。雖哀不戚。子孫既祖父所生。則皆祖父之神所體。報本追遠。雖是水木不忘本源。實由本源仍在水木中。而使之不忍忘。不敢忘也。以父精母血之心。爲奉先思孝之心。卽以祭者精誠之聚。爲先人靈爽之聚。互藏其宅。還相爲用。求者切而屈者自伸。此則理之確有可信者。

按上氣機之鬼神。只是海槩說。尙未見親切形見處。故特提出祭祀之鬼神。或從天降。或從地出。僂聞愾見。精誠肅然。令人魄悸。魂動。方寫得活潑潑地。故註中下一驗字。

李岱雲曰。畏敬奉承。指齊明盛服。發見昭著。指洋洋如在。皆鬼神之能使人如此。則可見洋洋如在者。人心之自爲之。而所以使之洋洋如在者。卽鬼神之爲之也。使人如此。是體物。人心自如此。是物自不可遺之也。不得認爲一。亦不得認爲二。

東陽許氏曰。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是言在上。又在左右。擗塞克滿。都是鬼神。

按朱子謂鬼神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人者。是焄蒿使人精神凜然。竦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是悽愴黃氏洵饒解之曰。昭明光也。焄蒿氣也。悽愴情也。語最分明。但祭義孔子謂形斃爲鬼。而以其氣之發揚於上者爲神。本是說人死時光景。章句特借以形鬼神來格之情狀耳。

禦兒有謂鬼神卽在人心內此義推論則得若使天下之人節實就祭祀之鬼神使人畏敬恍惚處見鬼神之妙未及歸重人心也謂鬼神之精靈卽在人心敬畏處見則得謂人心外更無鬼神則不可引詩言不可度矧可射亦正證嘆鬼神使人畏敬恍惚之妙非戒人之詞也卽戒人射猶可謂戒人度更說不去矣要之通章原只在理上說不在心上說卽末節誠字亦止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指實理不指實心也人心當實是言外義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周聘侯曰人身在天地陰陽中如魚在水一般如何頃刻離得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非天於我出王游衍處有物糾察乃我自不能逃於旦明之外也如此看纔見神之格真不可度而體物不遺之理益著

李岱雲曰使天下之人節已是証驗體物不遺句矣如何引詩又証驗上節乎正爲祭祀之鬼神說不盡故又就詩指鬼神之無往不在不可度自不可射也於體物不遺意又深警一步矣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扶夫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按不曰微而顯而曰微之顯此正是顯微無間卽費卽隱意不可揜是就顯說註所以止云發見而微之本體自在其中岱雲有見於

此而主張太過謂章句發見字不单指顯說是就之字上指其微之所以發見於顯者則反將微顯分作兩層改之字作而字矣要知誠故能顯不得謂微發為顯顯處仍微不得謂顯本於微此欲求融渾而反得支離之病也

按聘侯又以無形聲為無極因謂微即是誠微之顯而為鬼神是誠之運而為通復不知無極是無太極之形主理說此却只是無鬼神之形主氣說也愚嘗謂費隱無兩層言道之麗於物者可見而物中之道仍不可見也微顯亦無兩層言鬼神無形與聲而天下之形聲則皆鬼神為之也自以隱為天命之性費為率性之道而隱乃費之本矣於而字之義何居今復以微為無極之真顯為二五之精而微又顯之本矣於之字之義何居

按陰陽合散無非實者八字已盡妙解不必另言理而理已在其中也蓋若本無此理則雖偶一有之終是假合豈能實有此屈實有此伸今乃四方上下亘古亘今寒暑晦明實有是流而不息者其為理之至極而真實無妄可知也稼書不得其解謂上文言合散原兼理在內此節雖只云合散皆實亦不妨豈知上節註只指氣言而實有此合散者則已是理而不止於氣乎按有本然之道有言道之法如繫辭不云陰陽中有道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妙處正在兩一字蓋陰陽本只氣而一陰了又一陽一陽了又一陰其間推移有漸變化無方當然而然並無差錯自然而不假安排是即所謂道也一部繫辭皆只言其本然之妙朱子恐人認氣為理註云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

所謂道此則言道之法必如此而後精也章句無非實者四字正深得繫辭之妙他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端緒便是理又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又卽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又今人說是陰陽上別有個無形無影底太極非也此等語不可枚舉乃遵朱者泥於分析轉得支離見無非實者句則心疑而強爲之說至謂鬼神體物誠又體鬼神不且判誠與鬼神而爲二物乎此正與泥看陰陽之靈句而謂鬼神體乎日月寒暑中相似王學皆曰誠不離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自其不離者言往來屈伸無非至實是就體物上見其誠也誠自不可揜也自其不雜者言則惟有是實理故能屈伸往來是推其所以能體物者而見其誠也誠故不可揜也言不雜則誠是體物之本言不離

則誠是體物之實按此兩邊推論極精要知所謂實理者卽是合當屈伸之理若云另有一理以爲屈伸之本則又支離矣按問政章誠之者人之道也以下都是說實心誠者天之道也推言其本方是說實理然究是在人之天道而維天之命所謂元亨利貞者則尙未之及也十二章是一支之首先槩言道之體用至此章是一支之脊乃推本天道在鬼神分上揭出誠字固是爲後半部總提其要實止爲誠者天之道也句直溯其原罕皆乃謂末節誠字兼起實理實心強扭全文以從已說豈知問政章是以實理起實心而此則以在天之天道起在人之天道乎樂兒不知此爲推本天道發明造化根源而謂中庸誠字却從鬼神恍惚中說出煞有妙義亦俱失中庸立言之本旨矣

按前三章承上夫婦說倫物之用之費後三章承上聖人說德業之事之費皆只就人身上說此忽提出鬼神見得化育流行天理呈露有如此之充滿洋溢者上接察乎天地之脉下起誠者天道之根而人事之權輿聖功之要領悉統於此是第二支中立春處亦是全部書中扼要處故朱子謂上下章自恁地說中間忽然補說鬼神一段也是鳶飛魚躍意思信然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學庸說文卷之七終

學庸說文卷之八

中庸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按以舜為德福兼隆成其大孝而下文三德字即聖人之德者許白雲陳新安諸儒之舊說也謂舜以大孝而致德福兼隆故大德即大孝者禦兒之新說也新說意義頗高然知其必不然者聖人章法必有動處今首節謂大孝而德福兼隆次節仍是大孝而必能德福兼隆三節則裁而得天之培四節則德而受天之祿五節亦仍只大德而必受命學庸文字無如此複沓者

纔說大孝忽又換作大德又與德為聖人德字混淆學庸文字亦無如此支離者三節喻四節証五節結固自不嫌其複動處自應在前二節耳依舊說則次節與上壁壘一變而首節列德於福前原有可以另起之理至次節以下以德而得福亦正可見福之非倖致而德福兼隆所以為大孝也此中機脉正自貫通亦何嫌於首節之孤注而大德以下首尾橫決乎

按總註自是此章確証蓋孝止庸行之常而舜至於德為聖人以顯親尊富饗保以榮親慰親而獨成其為孝之大斯為推之以極其至而可以見道之用廣即一孝而理大物博已如此也新說悞以大孝為庸行下五句方是推極其至不知大孝二字已是極其至下特大孝之實耳惟孝止庸行故須極之德福兼隆以成其大而為人倫之準若

庸行已是大孝則福之隆替聽其自然可耳何須推而極之以取必於天耶極其至其字緊貼上文

如何岐作德福且由大孝而德福兼隆是道之效大非用廣也新說又云如此則末節當云必受命者為大德矣不知大德原即德為聖人之德新說自扭作大孝而可據已說以難人耶

按新說謂如必尊富饗保而後為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即為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愚謂孝本庸行而大孝則原不

得以庸槩之矣中庸以庸德庸言為費之小大至漢高謂分我

杯羹唐宗以隋宮人逼父起事則已將孝字根株剝絕何得與舜比蓋大孝之量至能尊養其親而後滿而非謂尊養其親者之即為大孝也今即以矛刺盾如末節所云則秦漢諸君之受命亦皆大德所致耶後世帝王崛起在位或由時數之適然若



三代以前天心順正必聖人而後能膺圖受命此正舜之脩德獲福以成其孝處如此看則福與德隆並非倖致大孝意既着實而次節換頭另起之故亦一節打通矣

按孝經謂孝終於立身聿脩厥德孟子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西銘推而言之至以體受歸全爲事天之孝此德以顯親之說乃理之確然不可易者至尊富饗保雖非人子所敢必而極其孝親之心則必至是而後暢孝經謂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孟子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而逮親之存則雖一命之榮亦有捧檄而色喜者爲不順於父母雖富貴如窮人此盡道之實事以天下養而孝思維則此榮親之至情二義正復一貫而新

說必欲偏廢其一何耶

禦兒有謂舜宗堯既得堯之天下遂奉堯之先則後之人宗舜亦必遂奉舜之先堯禪舜子孫不失爲大國之君則舜禪禹亦當不失爲大國之君是全以私心說壞聖人舍其祖宗而認人祖宗而又冀他人之以爲祖宗而皆以天下爲餌豈復成聖人乎况舜只受終文祖無奉堯之先之事也其論子孫保之之義不甚悖然不失大國之君以大孝之德耳豈以禪人爲子孫之保哉按大孝之德句雖混然其論饗保處極正大足以訂前人臆說之謬

按禦兒謂天子天位乃公家之統非一姓之私其受終宗祖皆指天位相傳之序非爲人後之義也爲人後從父子倫出天位

傳授從君臣倫出只因夏殷以後家天下君臣中又兼父子之義故其禮制又不同要之七廟之設皆三代之禮與唐虞廟制自別不可以後世之法論古初也按此論甚確今考舜典受終于文祖又云歸格于藝祖疏云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告堯之文祖也大禹謨受命於神宗疏云神宗是舜之始祖舜有七廟黃帝爲始祖顓頊及窮蟬爲二祧敬康勾芒螭牛瞽瞍爲親廟此亦是以後世之法臆度古初者又按胡國元曰益稷篇祖考來格虞賓在位馬融謂是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足據但賓是勝國之後今丹朱爲虞賓而就助祭之位則祖考爲舜之先廟毛西河之論自確惟祭法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蘇子瞻林少穎吳幼清諸公遂以神宗爲帝堯竊謂舜雖宗堯要必自立祖廟如光武雖統承西漢然南頓君以上仍自立廟京師此則以後準前理有可信者也

胡國元曰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以幕爲舜之後虞思按昭八年左傳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杜云幕舜之先疏引孔晁之說謂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特不知幕於螭牛以前是誰之異名耳司馬貞曰自幕而至瞽瞍知幕在瞽瞍前非虞思也夫幕尙有報則祖考之有廟可知矣鄭語稱虞幕與后稷之稱周棄例同按虞思是夏時所封胡公是周武時所封論者遂謂舜若以福而成其孝則舜之行孝直待武王時而後盡耶欲以此見章句與舊說異義愚謂註特據言其實以明子孫保之之所極耳固

未可藉此便相抵突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按上節尊富只言舜之福而尊養之孝已見故次節亦以其位

其祿括之若宗廟饗是饗瞽瞍舊說云爾若不當在舜身上說

箇必得故下二句只泛言名壽以見修德之必能獲福此文義

當爾也新說將名字貼合聖人雖極巧密其如大旨已背何。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朱栢廬曰因者隨物付物物無所徼倖於天天無所私厚於物

不能強為必然而又不能故為不然一一適如其數以應之故

曰因下節受祿受字與因字正相應。

按風雨露雷天總只此氣化乃緣因材而篤謂天異其所加竟

若氣化有二一是用以生物一是用以殺物者言之豈復成理

耶不知上天以好生為德風霆雨露皆長養萬物之具故同謂

之生亦同謂之篤但物生不齊故同一日以暵之而栽者藉以

暢茂傾者反得焦枯同一雨以潤之而栽者藉以滋生傾者反

致壞爛是則物之承受各異其姿遂覺天之生殺各從其類固

非果有區分亦非漫無別擇也要知覆處仍即是篤而篤中仍

即是因如此反覆推勘方見造化之妙并經文以一篤字括下

培覆之意亦脉理通一矣。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

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按人主自矜才智第能使人驚不能與人浹惟有此令善之德則太和噓拂物皆安於其下而有欣欣自得之意所謂宜也此國家之元氣直與天同運而並行福祚靈長所由必基於此。

按大禹謨惟動不應僣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正與此詩相近昭受字似實而尙虛語意似留而仍走竊謂下三句亦當如此看人多將受祿句煞實說則命之不免複出因又將保佑命之句上加不特二字直走申之則更非本文之舊矣。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陸稼書曰自古大德之君受天命而爲天子皆自其德必之其權不在天而在德舜之所以爲大孝者如此若使其受命特僥倖而得之斯亦不足爲孝矣夫極宇宙非常之德業皆是這孝內所有孝之無窮盡如此莫非道之費爲之也。

王罕皆曰章句第二節緊貼舜講謂自此俱泛說者非也下文乃漸說開去謂仍就舜身上說者亦非也論中庸引言之意舜亦只作一樣子耳故前二節是說舜後三節是推開通論事理而舜亦在其中愚謂一喻一証後用一結則自應收轉大舜然玩一者字則語意正復寬而不逼罕皆語真恰得箇中也既是通論事理則自古帝王大德格天皆是聖德之德而非專指孝德亦便可証新說之非矣憲憲令德豈孝之謂耶。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禦兒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道之費者章句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為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愚謂若以文王為主是為周家作世紀惟平列三聖因時盡道用各不窮斯費之大可見耳按自古聖人無不善於作述然若前無可承後無可繼則雖經營盡善而總不免於憂此於諸聖人中嘆想其遇之盛則文王之為聖而能盡道已在語前並非一無所事坐享成功者故註中下一事字或謂文王恰值無憂之時不必更有作述使不安於無憂而預為戎衣之舉便非中庸之道則亦思作述何必是取商不取商何與於無憂而安於無憂又豈便足為盡道乎要知無憂者文王之遇憂勤者聖人之心正須兩邊推說始得王方麓曰以王季為父凡積功累仁之事王季作之則文王述之可知以武王為子凡順天應人之事武王述之則文王作之可知文王之無憂者非一無所事之謂也言乎因所遇而為所當為耳為所當為者道也皆可以見道之用廣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繼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

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

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按世篤忠貞代累仁厚此是周家歷聖相傳之緒繼字亦只指

武王平日積功累仁之事言與戎衣句截說先言其世德作求

次乃言其因時起義雖興王之基未嘗不由於此要自各有本

義不容喧奪也禦兒謂使紂不致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繼緒

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一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天下亦

不過繼緒中一事耳此論極圓安乃又云繼緒專指翦商不得

然却脫離不得若欲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德

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於太王總是豎儒曲為之

說不道太王武王所為皆天理至道何待後儒解免耶愚謂為

善必王雖是天理當然然創垂繼述自有本分上事今乃舍為

善之正義而侈言翦商道理雖正立說却偏矣忠厚開基本由

后稷但世數既遠而中間又代更興替叙成功者紀其近固不

當以遙遙華胄上遡生民也

按王翦林謂以繼緒言前王世有顯名至武以聖人之德繼前

王之緒故顯名不失以有天下言則十三年以前原有顯名至

伐商而合天理順人情故顯名仍不失講章單接壹戎衣便生

許多閒議論愚謂首句繼緒提起另說次句接到伐商總領全

節不失句自應緊貼上脉何得隔承繼緒耶武王素有顯名不

幸而身處其變原有慮其或失者故來世以為口實聖人亦常兢兢於此然應天順人天下皆知其無圖利之意故仍不失顯名謂之不失自與必得畧有分寸如大王武王皆聖德而稱至德者則惟泰伯文王朱子謂其旨微矣此中大有意理在正不得以閒議論目之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李岱雲曰末受命使見制禮未及為而待周公此周公攝相成王時至事起道之不得不然者也不重說武王

按集解成文武之德句是綱德從秉彝之性上見尊親之大錫類之仁皆天理人情之極致周公成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追王二句是成文武以孝祀先人之德斯禮以下是成文武以孝治天下之德此論極明確亦極合註中推及二字意但此段却不止是孝上事須知上古從無此制乃是周公推本天道重新經緯出來世數有遠近功德有淺深聖人酌天道人事之

經爲仁至義盡之制。又復推諸天下。酌理準情。使幽明上下。間莫不交暢。旁通渾合。無間此方。見聖人盛德規模宏遠。法制精詳。直與天地同流處。若止是一姓之私。追崇烏奕。雖說得孝思篤摯道理。却看小了也。

禦兒太王王季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畧。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追崇其私親也。蓋周家累世積德。至大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後世不知此義。特以爲典禮宜然。豈足謂盡中庸之道哉。

按成德是成其明天。察地仁至義盡之德。章句推文武之意。又推太王王季之意。是就此二句上見得有此一節。非是竟將德字作孝德也。况此句是總冒全節。喪祭兩層。如何以推太王王季貫下。固知章句只隨文推說。並非以此括成德正義。

語類問武成言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金。勝册乃告太王王季。大傳言牧野之奠。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疑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册寶之類。然無可證闕之可也。

禦兒有謂始王爲文王。故追王止文王之祖考。不知在三五世。

數上講隆殺此是周公制禮後方有此推論當周公追王時是特起之義安得便拘世數太王王季之當追王使周公在康王後亦須制此禮所謂成文武之德者推武王文王之志本文王之德而云非謂以文王為王者而為追王之始也皆因王季下少了文王二字有此支離其實文王已追王不待周公也

語類禮家載祀先王服衾冕祀先公服鷩鷩是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也按喪服小記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鄭註謂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不敢以已爵加之是則祀以天子止牲帛俎豆灌獻諸禮數而尸與祭者之服則仍皆諸侯耳至追王之典則是天道行事

章大力所謂南郊議謚可稱天以誅之則亦可稱天以爵之者與此義又不同春秋公羊說讀誅於南郊若受之於天然

按前古無追贈其親者斯禮只指上祀說人臣位卑不能如周之上祀不拘世數然大夫于祿得及高祖適士亦有二廟今止云父者欲以明繼世之間或父貴於子或子貴於父皆得伸其孝享之情故他文不具耳葬禮只作陪筆不重期喪以下另出一層要總是推已及人仁至義盡以成文武之德也

按父為大夫子祭以士似禮反從殺不知士子而仍大夫之祭則是以父祭父為子者反不得盡其孝矣惟祭之以士則禮雖降殺自見孝思且以見樂郤之後苟不至降為皂隸則猶為不辱其先而死者生者皆可以無恨也

朱子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按不臣則服之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按降為大功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按期喪有二旁親之期諸侯即絕而祖父母及妻與庶子適孫是為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無為祖父母服期之理祖歿時孫未為天子若已為天子而祖母歿則又當為先君承重不止服期此外則皆所當服者左傳昭十四年王太子壽卒秋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按喪服傳斬衰三年章云父為長子是太子壽應三年而后亦云然

者杜註曰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杜蓋以其不絕不降而言非如鄭氏三年不娶之謂也禮三年不娶是女子服未闕難以吉禮見繼母之故不得以此解三年喪中庸三年之喪義亦如此蓋正期之異名與親喪之稱再期相似而語類謂左氏說禮皆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愚謂正期關人道之重夫子不應獨漏而既云三年又云父母亦不應獨複也且天子絕期若三年句不指正期則天子直與王后庶子絕服矣而可乎按達乎大夫達乎天子皆從下達上之辭意以貴者似可絕而猶不絕之以著其重也若係親喪則當如檀弓所云齊斬之情自天子達矣又何須從下逆推耶下父母之喪則先貴後賤此正文例之可互証者朱子疑左氏而漏正期似偏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項氏曰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也

禦兒達字與天下歸仁同例非欲盡理純不足以當歸仁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不足以當達孝許與稱謂原非粗淺事也

按看得稱謂字粗通謂之孝似是易事須知武周當日實能盡乎天經地義之大故任天下之賢智皆思議不到而其服其精合乎此心此理之同故任天下之庸愚皆見爲當然而不驚其

創此孝之所以爲達而子道極於此也雖承上章却是冒通章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王罕皆曰本節緊承達孝單提孝字推論一番正見孝之所以達處故語勢雖似颺開意理實相銜接謂不粘武周說者非是史西眉曰先王以天道自處故其志其事因乎理與數之所極而未嘗有所泥聖人以功德爲量故其繼其述盡乎時與位之所宜而不使有所歉

按子孫誣其祖宗孰不可云先志講家欲避此病竟說成先人

已有此志事者則其誣益甚且亦不見兩善字之妙矣要知繼緒成德及下制禮處俱是天道行事矯誣不得文王當日時猶可待則自無此志事武王時事非得已則應有此繼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聖人與天受命如響况於在帝左右之靈更自有因時而默運者於無可稟承處確有此準則乃所謂善也知先後聖之同揆則天下心理之同可知通謂之孝以此

王罕皆曰上章戎衣繼緒成德追王固是繼述之大者在本章却重在制禮上而制禮之所以能盡倫盡制處須自繼緒成德來故章句仍覆舉上章然後及下文所制祭祀之禮其理勢固自相因而立言要有各當也

按落眼在易侯而王止說得廟中如何為奕此便是勢分上事然若謂不必根定有天下即武周克盡諸侯之禮亦便是善繼述則又不然孝固隨分自盡禮固隨地可行然聖人必創制顯庸然後其仁至義盡之用明天察地之才為能各極其量而幽明上下無平不貫故君相無制作之才雖乘時亦難議禮而若終守侯服則雖有孝有德亦豈能極規模之宏遠法制之精詳也章句兼說繼緒成德又不单靠繼緒成德其義始盡

按通於上下有解作上下通行者此是成德節意理本章却是天子之事守並無一語推說即註中諸侯五數句止是數典之辭豈可將修陳薦設攬入諸侯大夫說乎士亦有嘗人各祭社然郊禘不可推社嘗則偏扯不破壞語勢乎有解作通於上下人之心即上達字者則又落空無着孝之至也自有收繳句在

不須此處靠定也。舊說謂春秋節爲上而敬所尊，宗廟節爲下而愛所親，正與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意合但末節亦是通於上下而祭報天地則更其極於上者，廟中含境內之象，故說到治國則更其極於下者，舊解特未能兼舉耳。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按天子七是太廟與四親二祧高祖之父祖謂之祧猶言遠祖蓋尙未遷毀與於享嘗者也。祭法大夫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止及曾祖無太祖而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者蓋指繼別爲宗之大夫應爲別子立廟如季氏之祖季友而祭法所云則小宗之大夫也。王制止云士一廟蓋降殺以兩之義章句則据祭法勢之所窮殺不必兩如王之上士三命下有再命一命也。

毛姬潢曰周禮修祖廟亦修祧廟。按此是遷玉與上二祧不同故宗伯修祖廟而祧廟則守祧者黜聖之鄭氏謂修爲黜聖廟祧互言則修字兼黜聖在內不止掃除而已。

按中庸鄭註宗器祭器也春官肆師職所云展器陳告備者。謂列祭器而展視之卽陳器也襄二十二年左傳重之以宗器二十五年齊人賂晉侯以宗器註皆云祭祀之器未有言寶器者獨春官

天府職云掌國之玉鎮大寶器有大祭大喪則陳之而毛西河又謂此是大饗時祭時無此禮愚按司服疏以社稷為中祀林澤墳衍等為羣小祀而列享先王先公於前則俱是大祭不以時祭而見小。尚書盤庚篇茲予大享于先王寶器固當並陳也。孔註大享蒸嘗也此可例見。鄭註舉其常者而言章句舉其重者而言耳大喪陳寶見尚書顧命。

按春官守祧掌先王先公之遺衣服祭則各以其服授尸蓋大斂所餘而藏之者也註引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疏云上服先王之尸衾冕先公之尸驚冕蓋以服之盛者為上非謂其只有上衣無下裳也毛西河乃謂非上衣與尸所不服之衣則但陳於坐而祭之統謂之裳此則司服職之所謂奠衣者按彼註云服如今坐上魂衣原不止是裳且惟喪奠無尸故有奠服若既有尸何事復取其餘而奠之也毛說殊贅而無當也。

毛西河曰時祭雖用時物然鼎俎鉶芼各有限制四時不異惟豆籩庶羞則可及他物如膾鱠胾腊麩蕡菱芡類各得以時物實之若羔豚膳膏薺等是煎和之味所以供王后世子之饕羞者褻味非鬼神所享也胡國元謂祭時所薦則庖人職所共之好羞及禮器所謂四時之和氣者為是愚按好羞鄭註謂若荆州之鱸魚青州之蟹胥和氣則祭統水草之藟。芹菰陸產之醢類。

蠍類 昆蟲之異類 草木之實類

按敬尊愛親諸節目原是每祭皆同經文循序言之則須在上節說敬尊次節說愛親耳講家多將時祭大裕分貼并謂時祭

時安得羣昭羣穆咸在不知此語原是根承有事太廟說今禘嘗蒸俱禘祭都是太廟中事止春禘分祭各廟然太廟仍亦牲祭則總是有事太廟矣而必謂時祭之太廟昭穆不咸在耶周官諸職無不於大祭祀中分列職事蓋止對羣小祀而言謂林澤墳等而妄意時祭非大祀禮當從殺耶羣昭羣穆孰非后稷之裔乃歲中四見天王之入廟而終不一至何也愚故謂兩節是一時事特下節則時祭外兼有大禘大禘耳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或問昭穆之制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墻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

新王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
 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
 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
 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墉。按舊本作墉誤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
 者皆列於南墉。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
 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
 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按南昭北穆以主之向言。北昭南穆以主之位言。曰六世之

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
 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
 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
 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

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戶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
 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
 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邲晉應韓為武之穆。
 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
 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
 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
 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
 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
 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
 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
 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異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



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七世之廟見商書三宗謂太甲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為六廟矣至其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



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按宗廟之禮句有冒通節說者。固非有謂註中宗廟之次三句是釋此句者。將使下文子孫眉目從何處點出。耶。序爵序事俱是下句中實事。此處不得寬說。竟宜作宗廟中序立之禮爲得。按左昭右穆以廟制言。南昭北穆以禘祭之主言。若子孫自是前昭後穆。章句從廟制說起者。特爲子孫推原。所以序昭穆之由耳。有謂羣昭羣穆各以左右爲序。但世系不同。文之昭成之昭同在左。而左之中自分前後。武之穆康之穆同在右。而右之中亦自分前後。此則因悞解註中亦字之故。不知亦是亦昭穆。不是亦左右以爲序。尚只言以此爲行派。至有事於太廟方說到祭時。不失其倫。方說到經文序字也。同姓列於阼階下。與異姓之列。西階下者對分左右。何得於左一邊。又另分兩派耶。李岱雲曰。大全趙氏之說最爲的確。蓋尊一班在前。卑一班在後。羣昭羣穆不失其倫。是卽所以序昭穆而使之不紊者也。但謂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幼者在後。其說亦非。蓋旣同班列矣。又何前後之可分耶。卽此一班之中。以左右論長幼可也。

任翼聖曰。禮文王世子篇言公族在宗廟中位如外朝而論爵。與此言序昭穆迥別。鄭康成合之謂同姓有爵者列西階。與公侯卿大夫齒。惟無爵者列東階。而序昭穆。愚謂旣以同異姓分東西。又以同姓之有爵者。八異姓中殊非類族辨物之道。且先王親親。首尊其位。同姓全無爵者。有幾人乎。西階侯伯冠冕。巍

峩東階同姓無一命之服宗盟不太無色乎考周禮家人職塋必以昭穆諸侯居前卿大夫居後塋於昭穆中序爵則祭時以昭穆爲序而於一行中令有爵者近西原本作有爵與異姓有爵者相對斷可知也愚按此義肇於蒙存而岱雲謂如此則弟反先兄斥爲臆說今按地官黨正職云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祭義亦有此文此非弟先兄之明証耶親親之中文兼貴貴周道之文正如此也

輯畧呂氏曰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楊氏曰戶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戶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戶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字皆按楊氏據祭統文謂序爵之禮乃正祭時賜助祭者酒大指亦不脫章句所云公侯卿大夫但以爵卽主玉爵瑤爵散爵言於義稍借不如呂說之該渾

按註於外臣舉公侯以該伯子男內臣舉卿大夫以該上中下士但畿內亦有諸侯如衛康叔始封於畿內之康類不必定皆五年來朝之外侯也外服亦有卿大夫以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而至者不必定皆六官之屬也呂說自勝於楊但作何序之之法終無了義按文王世子篇宗人授事以爵以官疏謂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文宗廟之中以爵爲位疏謂廟中行禮時不計年而以官爵列位則知序爵亦卽是序立之

禮也推此愈知序昭穆必當以前後言矣不然與姓諸臣何不
以王官外服對分左右耶

按周官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是序祭日以前事如省牲
眡滌之類此就祭日之事言乃宗人所授者胡國元曰天子之
祭備其百官執事之大者如太宰贊玉几玉爵大宗伯涖玉鬯
大司徒奉牛牲之類執事之小者如內宗薦加豆籩犬祝執明
水火太僕贊王牲事謂殺割七載之類然其事各有專官非臨時擇
任蓋庶司由辨論官材而進卿貳以名德重望而升得與執事
便已皆賢只欲令於祭日各展所長俾幽明胥暢耳孔疏謂欲
尊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辨即表之之意非別其賢否也按此
論辨賢甚明晰輯畧呂氏乃謂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則當
因事易官非因官授事矣

按特牲饋食禮迎尸正祭後主人一獻主婦亞獻長賓三獻禮

成爵止謂賓所獻之爵尸止而不舉欲均神惠於室中故奠而

於是室中諸人各相致爵獻酢訖作止爵尸舉前所主人降

階獻賓及眾賓獻禮重用爵此尊兩壺於阼階東主人之西方

亦如之賓党所在下旅酌主人洗解酌禮殺酌西方之尊西階

前卒解謂飲盡也儀禮主人先洗酌送解賓奠於薦南而不舉

此酌而未旅蓋止酬長賓而不及眾也主人獻長兄弟又獻眾

後旅酌時賓所酬長兄弟者即此解

兄弟并內兄弟於房中長兄弟及眾賓為加爵進爵止尸欲均

在庭故止嗣子舉奠畢兄弟弟子酌東方之尊阼階前卒解復

酌舉解於長兄弟亦先自飲而後酌酒舉解此所謂一人舉賓

取觶至阼階前酬長兄弟即上主人所酬卒觶酌東方之尊送

觶長兄弟拜受賓復位長兄弟取所受於賓之觶至西階前酬

次賓卒觶酌西方之尊送觶拜受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

辨偏卒受者實觶於篚置於篚而不復舉賓長兄弟酬賓此方

是弟子所如前儀亦交錯以辨卒受者實觶於篚長兄弟酬賓

實取觶此長兄弟賓弟子及兄弟之子各酌於其尊於長前卒觶

復酌舉觶於其長此所謂兩人舉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

取觶酬賓之黨惟己所欲交錯以辨爵皆無筭

按分之則有無筭爵統之則總為旅酬故旅酬之初止兄弟之

子舉觶而章句兼言賓弟子蓋以旅酬包無筭爵也但二禮雖

合為一事而自有異者旅酬一人舉觶無筭爵一人舉觶一也

旅酬時賓所取薦南之觶至實之於篚長兄弟始取弟子所舉

之觶交錯行酬無筭爵則兩觶一時並行二也旅酬行酒按次

遞飲各兩巡而無筭爵則先後多寡皆所不拘三也又主婦

與內賓宗婦亦旅於房中主婦象主人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

弟旅時主婦酬內長賓宗婦之娣婦舉觶於長宗婦無筭爵時

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亦各舉觶於其長悉如前儀

汪武曹曰章句賓弟子三句是用鄭註然此乃無筭爵事何以

鄭氏及朱子皆屬之旅酬竊考禮記鄉飲酒義云賓酬主人主

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知其能弟長而無遺

矣孔疏及儀禮鄉飲酒禮鄭註皆概之以旅酬夫主人酬介介

酬衆賓乃旅酬事少長無遺終於沃洗者則無筭爵事蓋觶酬

之大法欲見賓主人之黨無不與故連引而言之然則不兼無
 筭爵猶未見其弟長無遺無不周徧故以旅酬與無筭爵對則
 各爲一事若專言旅酬則自足以該無筭爵也愚按鄉飲酒禮
 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筭爵然後與賈疏謂贊者非主人所
 敬故至無筭爵乃得酒也推此知特牲旅酬雖云交錯以辨然
 如祭統所云輝胞翟闈之賤亦必至無筭爵而始得與也講家
 數典惟武曹最精旅酬三條俱極詳核以文多不能備載云
 周聘侯曰獻及沃盥者而止是旅字甲裏語不可以此爲逮賤
 也賤字指賓弟子兄弟之子說

任翼聖曰禮文王世子言公與族燕以異姓爲賓鄭註云同姓
 無相賓之道疏云燕必獻酬交錯宜立賓以行禮但欲與族人
 相親若使爲賓禮意踈隔故使異姓爲賓詩行葦篇言序賓以
 賢而朱子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是宗廟祭畢之燕亦
 立賓賓必以異姓但此時正賓衆賓皆已出必姑姊妹女之夫
 所謂父之族四者也詩湛露篇鄭箋云異姓至讓而止言日暮
 出同姓則成之言留以成飲燕埤雅云世子記言以異姓爲賓膳宰爲
 主人者臣不可抗君行葦詩言曾孫維王者以尊事黃耆所以
 厚之也是此燕雖立賓而意在燕毛故詩先言兄弟具邇肆筵
 授几見此燕之爲兄弟次乃言序賓而終言祈黃耆見賓至讓
 卽出而兄弟爲厭厭之夜飲主親爲之主不復使膳宰爲主人
 以親之也則其恩意之厚禮度之周具見矣

按祭畢之燕禮無明文特牲禮戶謨後徹庶羞設於西序下鄭

註為將以燕飲與。然後文亦止記餽。不記燕也。惟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四語則燕之確有可據者。上言廢徹則燕之候也。入奏謂奏之於寢則燕之地也。鄭箋祭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註解甚明。而毛氏中庸說謂燕毛是祭畢賜爵之禮。在酬爵無筭爵之後。乃祭統第九倫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以序長幼者。今按祭統疏謂即是旅酬之事。周官司士賜爵疏謂旅酬無筭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則所賜卽旅酬之酒。非別有一禮。而毛氏以為在旅酬後。而用以當燕毛者。悞也。特性註疏謂燕在堂。愚謂儻尸在堂。燕自在寢。中庸說謂在路寢。愚謂路寢是常時燕所祭畢之燕。邛在廟寢。毛氏又云樂入是因皇尸入室。或醕或厭。故需奏樂。不知堂上堂下樂有常所。並不隨尸而入也。陰厭時尸未入。陽厭時尸既出。更不當云尸厭而需樂也。且上已鼓鐘送尸矣。若非因燕而奏樂入。何為耶。

王罔皆曰燕毛於睦族之中。寓敬老之意。序齒昭與昭序穆與穆。序不但別其輩。行且以序其長幼。藹然親親之誼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按只鋪張勢分。謂今日得踐天子對越之位。則是後人之位。非

其位也。若謂前人到今亦應踐此位，却是有天下之繼述非制。祭祀之繼述也，固是創制顯庸典禮，方能極盛，然盡倫盡制，自在道理上見出，亦在精誠上做出。今武周一踐位，便惕然念先王對越時一行禮，便悚然見先王裸獻時一奏樂，便皇然想先王考擊時對祖宗則先王僂聞，愾見之誠。若接見子孫，臣庶則先王展親逮下之意，俱流先人雖歿不忍一日死吾父而精誠所貫。周浹旁皇，遂有深極乎制作之精，而大暢乎幽明之際者。此繼述之所以爲善而孝之極其至也。朱子解事死二句，謂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王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方見得繼志述事之意。此與立言本旨，真是不隔一絲。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信齋楊氏曰：大司樂冬至圜邱章與禘絕不相關，而註妄稱圜邱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註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章言王者禘其祖所自出，止論宗廟之祭於祀天，何與而註妄謂祀感生帝。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乃在郊上，蓋謂郊止於

稷而禘上及於饗禘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而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邱以饗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饗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為祀天二義遂分圜邱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饗配天與饗配天為兩事謬矣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以文武配之謂之祖宗夫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何關哉

按楊氏駁康成之悞甚允但其所以悞者更自有故蓋以爾雅釋天有禘大祭也句因即以禘為祭天而不知祠祫蒸嘗等祭亦皆在釋天部也又見周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典瑞則云四圭有邸以祀天主既不同大司樂奏黃鍾以祀天神又云圜鍾

為宮則天神可得而禮樂又不同故分為兩祀而不知一祀之中却先禮後祀之兩節故王與樂遞變也冬至圜邱是郊之至大者夏正謂寅月止是祈穀於上帝未嘗非郊而不足以當南

郊之名故家語夫子對定公問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可知圜邱南郊本是一祭不可妄分為二而以禘饗為配圜邱郊稷為配南郊決矣王肅聖證論駁鄭說最分明乃鄭於

郊特牲反以夏正之郊為周禮冬至之郊為魯禮無論與周之始郊日以至謂子月本文乖反且即以矛刺盾周已無冬至圜邱之祭矣配饗云云又何為耶信齋謂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月之郊為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斯可謂一語破的矣吳氏澂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邱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

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邱。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郊焉。爾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爲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胡氏因不信周禮。但見他書。皆以郊社對舉。遂以爲天子祭地。亦只祭社而已。不知天子之尊。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爲至重。而諸侯不得行也。愚按此條語最簡括。但圜邱大祭。歲只一舉。不當云祈穀亦於圜邱。重者於社。句亦當改爲重者謂之社。方不令下句空懸也。

按胡五峯謂祭地只是祭社。並無北郊。愚謂周時原未有北郊之名。故郊特牲止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孝經緯始有祭天神於南郊。祭地祇於北郊之說。而漢匡衡張譚輩因之。遂定爲南北郊。意陰陽相對。周時方澤自應在北。而漢人始正其名。今竟據爲周制。立言固是未審。至謂祭地只是祭社。此却不然。據云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大司樂云。祀天神。祀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不知大宗伯篇首便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並非不言地示。故鄭註於祭社。稷山林川澤條下。云不言祭地。此皆

地祇祭地可知也。謂別有地之大祭而此不言耳。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則天神可降；夏至於澤中之方邱，奏之則地示可出於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禮。正與大宗伯篇首相對，豈可謂別無地示？只社便是乎。且明云：冬至夏至，圜邱方澤而可云方澤，是立社之地。夏至是祭社之期乎。按月令仲春祭社，朱子取胡氏之說而更引召誥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以証之。按蔡氏謂牛二是天牲，地牲合祭天地。孔傳雖謂是郊天之帝牛，稷牛而亦不云社即祭地也。且此只營洛告成之祭與歲祀之典禮原自不同，不容遂據之以為別無地祭之証也。

按漢鄧義以句龍為社主，仲長統力辨其非，謂社是土神，句龍特其配食。鄭註亦謂是土示，但要是分言之地，如山林示川澤示之屬，與皇地示不同。譬如河海雖都是水，然必以海為百谷之王，故祭者先河而後海，不得云祭河即是海也。郊報天而王日亦將以朝日壇當圜邱之祭乎。

毛西河曰：既祭天，必當祭地。既有南郊，必當有北郊。按周時尚無北郊之名說。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徧，是一歲之中既祭天又祭地也。見前。

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是兩祭之處。祭天一所，祭地又一所也。是以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而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蓋謂冬至祭天於圜邱之上，是因邱之高而治以為壇，謂之因天事天。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因澤之下而營以為兆，謂之因地事地。故孝經說曰：王者

事天明必祭天神於南郊事地察必祭地祇於北郊乃不學之徒見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夏日至於澤中之方邱奏之數語謂此是合樂不是大享揣其意不過欲辨圜邱方澤二名非郊祀地也不知上文已卽有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原不止奏圜邱奏方澤數語乃據謂是合樂地非祭祀地則後文卽云於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豈此宗廟之中亦合樂地非大享地耶黃鍾何樂雲門咸池何舞無端彙衆器統衆成入邱澤之間而奏之奏誰耶若謂大宗伯文並無地祇之說則似全不知周禮者大宗伯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地示禮卽祭地也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以夏至日致地示物彫無非以地祇禮與天神對言若社爲地祭之一較山林川澤四方四望爲最重故與宗廟對舉而立之國中文立之郊外如禮運所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宗廟之爲仁義明是法地所爲與宗廟並然泰折瘞埋原有地祭則自不得以社當地矣主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禮運亦有此文則地與社稷明白分別是以周禮於地神稱大示與社稷之神稱土示諸地神之稱山林示川澤示邱陵示墳衍示者截然不同故社有與郊對舉者皆是小郊與大郊無與大郊則地與天對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也小郊則社與郊對泰誓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召誥用牲於郊社於新

邑皆是也。夫有大小祭地，亦有大小祭。兩兩對待，要不得以社祭之地，卽爲方澤之地，而與圜邱對言也。按西河郊社問一卷，多發人所未發，茲摘其尤極精要者錄之，以破千古之惑。

按朱子雖取胡氏之說，然語錄又云：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而後人因又爲牽合之說，如萬充宗以王爲羣姓所立之大社爲北郊之社，方邱泰折卽此。夏至地示之祭，亦卽在此，而王所自立之王社，則卽庫門之社，但王土穀而不得與郊並稱。按崔靈恩謂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者，康成亦謂大社在庫門，王社在籍田。萬氏乃反以大社爲北郊，蓋亦知籍田千畝之社，不足以當大地，故以大社互易之，而不知王社之必不在國。王社爲籍田而大社之必不在郊也。大社爲羣立，自應在郊。姓而立自

應在庫門之右，蓋卽左祖右社之社也。

且籍田所在，雖不概見於經，然按祭統天

子親耕於南郊，以其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其純服。則王社在南，不在北。更自可見安所得北郊之社而祭之。

按鄭氏見周禮黃琮禮地文云：二圭有邸以祀地，奏太簇以祭地。示又云：函鍾爲宮，則地示可得而禮。因又謂地神有二，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至祭神州之神於北郊。此正與禘鬯郊稷分配二大同。悞。胡國元謂先禮燔柴瘞埋後祭，故玉與樂不

同。如祭天則先於圜邱，禮之燔柴後乃掃地而祭。祭地亦先於方澤，禮之瘞埋後則就社而祭。其辨二天二地之謬確矣。但孔疏雖云禮天於壇，祭天於地，要卽是壇下之地。若方澤中必無立社之理，而王社應在東郊，恐不當迎神而遠適他所也。此亦

因以社當地而失之者。祭地就下在澤中營以為兆而瘞埋於泰折註謂壇折皆封土為之則禮地在折祭應即在折下之澤竊意圓邱是本然之地而壇乃封土於邱上者亦應云禮天於壇祭天於邱方與孔疏合而禮經燔柴泰壇瘞埋泰折祭天圓邱祭地方澤諸條亦無不恰相當對矣。

按章句社祭地理非不是但語欠圓耳省文之說最老當而時鮮便謂天尊於地地統於天牽引合祭之說比於夫婦同牢然則月為日妃亦應合食何又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殊壇坎以別幽明分東西以別外內乎。

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始於劉向說苑及張純議本依約文二年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語然經書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則仍是閔二年新主禘廟之吉禘而公羊乃謂之大禘吉禘是喪畢禘主時合毀廟存廟之主及新主於太廟而閔二年喪未

畢而吉禘又不於太廟而於莊公惟僖八年秋七月正書禘於

太廟然大禘與時禘均未可定。周七月正夏五月當行時禘時并恐是補行吉

禘。說見後宣八年有事於太廟究是何事春秋亦總無明文而漢

人因此二條俱在八年遂據為三年祭後五年一禘之証展轉

附會古今聚訟總無一是愚謂此上一截直當闕疑有禘無禘

禘即是禘聽傳古者言之今只辨其合羣廟與否耳。

按大祭有二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公羊傳

大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

時祭有四王制天子牲禘春禘七禘禘禘禘夏禘秋嘗冬

於太諸侯初牲禘一牲一禘一年分祭嘗禘烝禘是也祭義春

禘秋嘗祭統春初夏禘大宗伯祠春禴夏總皆隨舉之稱必以

禘為殷制祠禴為周制此康成陋說以王制之禘為大禘謂天子每先大禘而後時禘將禘等拆讀謂諸侯反之將禘等拆讀謂嘗祭後則康成之謬說也大禘之外別有吉禘亦春秋時衰世之禮未足為據朱子於雍詩序中辨之明矣

按漢儒皆謂禘兼毀廟存廟至陸淳趙伯循始云獨以后稷配此真獨到之見大傳文上下皆用其祖字自不得將下其字插入羣祖也而後人猶非之按其祖配之下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于禘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似只一祭蓋其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也愚謂上是說天子得有禘下是說諸侯止有禘兩項分說故上以不王不禘發端總領豈因下有兩及字便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亦是從羣祖而推及耶

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則順以及下之辭決非先坐實四親而上推自出亦明矣

禦見禘與禘確是一禮其混禘於禘為一事致歷代紛紜不定則自漢賈逵劉歆始也楊信齋論之極詳而莫明於朱子王者有禘有禘諸侯只有禘而無禘二語灼然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辭與配不同即大禘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諸侯以下所無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禘大禘則合毀廟羣廟之主食於大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即是禘



皆合毀廟羣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贅曰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稱祖故可統指羣祖也按若以上其字指始祖則文法亦不貫矣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止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饗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也如所言則禮文當云王者禘及其祖之所自出斯得耳或謂禘為大祭若僅以始祖配而不合羣主似太簡寂何謂大祭此又不然祭各有義有文有簡有多有少各以其義為貴禘取尊遠禘取合祖豈以廟王之衆寡為大小乎如圓邱明堂后稷與文王且不相兼一何簡寂然則郊宗之祭亦疑不得為大耶或曰按詩序長發為商大禘雖為周禘大

祖長發歌元王相土武王中葉雖歌文武則似禘亦兼羣廟之主曰朱子固辨之矣長發既為商禘乃但及元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雖則但稱皇考烈考而無一詞及於饗稷祀所尊而但頌其後必無此理若據此為大禘豈禘祭并及阿衡文母哉故朱子以長發為商大禘之詩雖則祭文王之徹詩其以為禘詩者毫無足據蓋詩序之妄說也禮制雖散亡難考然但就諸經參訂之尚有足據如大傳王制禮運曾子問儀禮子夏傳皆昭然可見至春秋三傳止侯國僭禮後之記載其名實混亂固有不可以證大禮者文不足憑矣

按諸儒謂禘兼羣王者尤以長發詩為左証故何氏楷駁信齋長發不稱自出之帝不得為禘之說謂篇首即以長發其祥一

語開端明是指帝嚳而言未嘗不及於自出也愚謂契因簡狄吞卵而生歷四百餘年而興王業此長發其祥切据故下并云有娥方將於帝嚳無與也厥初生民更似推周所自出矣然却是稱姜嫄蓋姜嫄實始為周人始生之母而帝嚳則摯堯契稷之同父不得私之而謂發一姓之祥也又謂禘字名義許慎謂是審諦昭穆張純謂是諦謔昭穆故當兼有羣主不知禘止有審諦之義昭穆字乃自添蛇足耳宋神宗解為審諦其祖之所自出又將何說之辭

按萬氏謂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夫人哀姜也有哀姜則知有同几之莊公矣有莊公則知有羣廟之先公矣此真是獨到之論然終未可信者按凡致新主於廟無論君與夫人必另有祭故閔二年吉禘是致莊公文二年大禘是致僖公

僖三年疏

亦云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

未有乘歲祀之常而私竊禘之者哀姜以

淫見殺

事在僖公元年

例不應致故僖公於喪畢之日不作禘祭之禮

以致之至今八年始補行致王之吉禘然已非除喪即吉之期

故止書禘不書吉也經意謂禘於太廟其用蓋為致夫人

是因致而

禘孔疏解作因則未可据以為禘兼羣主之証也此吉禘非大禘而致者非是

禘也

按兼羣王者多謂兼毀廟存廟之主何氏又少變其說謂大禘七廟之主皆在胡國元信之謂止是六廟合食太祖而引禮器周旅酬六尸按后稷尸尊不受旅故止云六尸然此是時禘之禮又不當引為大禘之証也曾子問七廟謂天子五廟謂諸侯無虛

王虛王者唯禘祭於祖又云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並無言禘祭者則禘之并無親廟可知也若必謂禘止訓合非正祭名而因以禘祭於祖爲卽指禘祭則千古渾沌百喙莫辨矣按國元又引仲尼燕居文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以証禘兼羣主愚謂中庸本主大禘而禮記之本此以言禘嘗者則皆變爲時禘如祭統謂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明是用中庸語上却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亦謂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此類甚多皆夏禘秋嘗對言之時禘也竊意燕居篇亦是時祭而不可爲大禘之証也西河謂仁昭穆者以天子時祭惟植初而烝嘗禘皆禘故云按謂昔止社而今有郊昔止嘗而今有禘爲是恢宏先緒者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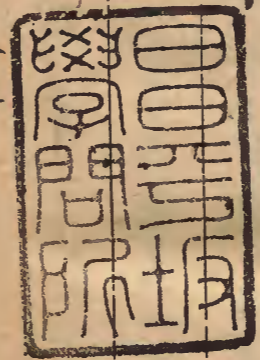
未央宮中上壽語耳卽云報眷顧之仁酬積累之德亦屬小樣須實從父天母地上下同流尊祖敬宗幽明一氣上寫出武周靈承有本經緯秩然體大思精情文備至真有與上帝其先呼吸通而精誠接者所以二字方得透徹

輯畧游氏曰祭祀之禮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要不過乎物而已其於慶賞刑威爲天下國家也何有

王罕皆曰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蓋禮以義起有禮必有義若失其義陳其數一祝史之事而已故又申之曰其數可

陳也其義難知也。上文兩所以分明自有其義在。義者何仁人孝子之用心。天理民彝之極致。天神格人鬼饗禮樂刑政四達不悖是之為善繼述。是之為達孝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舉而措之如視諸掌。惟此義焉已矣。故明乎以下不是。重人能明之乃正。見武周禮意之廣大精微。以完孝字中分量。與首節隱隱貫輸。神回氣合。解此則知末句與論語問禘章文義雖同。用意自別也。

右第十九章



學庸說文卷之八終



